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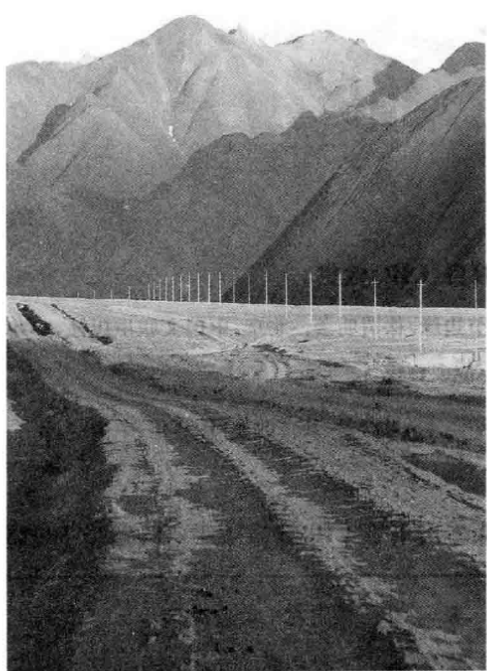


ZOUZAIJISEBIANYUAN

走在季节边缘

徐渭明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走在季节边缘

徐渭明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在季节边缘/徐渭明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10

ISBN7-5059-3228-4

I. 走… II. 徐…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J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0015 号

书 名	走在季节边缘
作 者	徐渭明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军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振兴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92 千字
印 张	8
印 数	0001-2000 册
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59-3228-4/J·755
定 价	1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徐渭明，男，1964年7月出生，1987年7月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现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班带职研修。

大学时代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作品，著有诗、散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等五十余万字，有二十多篇次作品在全国、省市获奖，部分文学作品入选三联书店、上海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品集。

作者毕业后先后从事广播电视和报纸新闻工作，现为《余姚日报》副总编、余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余姚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

走在季节边缘
目 录

序 言

在季节边缘放歌/于越/1

拥抱青春

青春列车/13

城市在召唤/14

旅居的感觉/18

错位之旅/21

两个人的站台/26

边缘心境/30

寻常日子/32

未来设计者/33

重返校园/38

未竟之路/40

雪鸽纷扬的日子/42

守望青春高地/46
你的背影象镜子/50
边想边唱/53
尘封的祝福/57
礼物/60
独享黄昏/62
口琴的回响/65
昔日重来/74
西溪园笔记/79
 结束与开始/80
 紫桐凋零/81
 陌生的季节/82
 送别/83
 走出回忆/84
 猫眼/86
 短袖衬衫/87
 边缘人/90
 诀别的几种方式/92
 游绪/94

行吟四季

春阳下的笑意/99
夏季在望/102
南风挂在窗口/109
穿越雨季/112
接近黎明/116
最后一个夏日/118
下一站是秋季/121

	永远的帆影/124
	红叶寄自北方/126
	冬夜的情书/129
	感受冬天/132
回望家园	蓝夜/139
	在母亲的屋檐下/142
	家园迢迢/145
	河埠头/149
	海边的女人/153
	乡村散戏/156
	宝船/163
	凝血杜鹃/166
	又见余姚杨梅红/170
	暖冬驻在小镇/173
	飞翔的河姆渡/175
	四明湖山/178
	红柿故事/181
	《余姚人物》序/185
谛听生命	骊山怀古/195
	卢沟夕色/202
	遥想多瑙河/205
	古树·老人/208
	同桌情结/210
	永恒之江/213
	穿过历史的地平线/216

驻足童年/218

雕像/221

崛起的建筑群/224

仗义临风瞰百川/226

在失落和追寻间倾诉/232

渴望声音/235

走近窑洞/240

后记

写在季节边缘/246

在季节边缘放歌

(代序)

于 越

雪鸽纷扬的日子是怎样的日子？被守望的青春高地是怎样的高地？遥遥的家园究竟是怎样的家园？所渴望的声音又该是怎样的声音？……

翻看《走在季节边缘》的文稿，总感到有一些诗化了的语言和意象如五月的新绿在我眼前飘摇，我知道，这是一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人对于现实生活和平淡人生的独特认知和提炼。在这些洋溢着亲情、友情、恋情、爱情的文字里，在这些记录着作者对于生命、人生、历史感悟的文字里，青春是美好的，琐屑的生活是美好的，高尚的牺牲是美好的，即便是一些挫折、痛苦或不愉快的记忆，也被理解成为追求美好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被化解成面向希望未来的小插曲。我为如此的坦诚感动，我为如此的乐观感动。说实在的，在我们这个硬梆梆的城市生存空间里，要敞开如防盗门一样固实的心扉不容易，要保留点雅致的心境不容易。

阿明要出散文集了，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好些年前他就应该出一本的。他让我写序，却是我始料不及的，因为在我看来，写序是

名家或领导们的事，九十年代初，阿明的《蓝夜》在全国短篇小说大赛中获奖时，就有一位全国知名的评论权威人士称赞他有漂亮的文笔，能把握好深刻的叙事寓意；后来，一位在沪的散文行家称赞他的《下一站是秋季》“用飞扬的抒情文笔巧妙地演绎了关于季节的哲理”。我建议他找这些名家作个序，可他很固执地对我说：从大学时代开始，我们一直是好朋友，你应该最理解这些文字，你写序最合适。

为了这样的信任，我想我应该写上一些。

文学是热爱生活的人的事业，同时也是敏感苦行者的事业。阿明属于那种很理想化且极敏感的人。校园时代，他对生活的唯美看法和对周围事物的敏锐反应，令在优裕环境里长大、颇富幻想的城市女孩都望尘莫及，尽管那时阿明的家境并不好，他时常还得通过给杂志社做做初审编辑或校对赚几元钱贴补一日三餐。他说他宁愿相信天永远是蓝的，人心永远是善的；他会在季节变换的时候，骑着单车穿行于田野，捕捉风的影子或季节的影子，然后对我们说说花开的声音和雨的旋律；他有时也约上三两个朋友，坐上公交车，从始点到终点，一路看着街景和陌生的人群，交谈些关于现实生活的新鲜话题。

这一些经历和感受，无疑烙印似地留在了阿明的散文里，使文章的字里行间透发出一种近乎唯美的气息。这在“行吟四季”一辑中尤为明显。当然，阿明这本集子中收入的作品不少是工作后写的，内容宽泛了许多，写作手法也稍有变化。阿明很巧妙地把各类主题的文章归纳成四辑，且都冠于很有动感很有诗意的辑名，在辑名中，我们又感受到了一些属于唯美的痕迹。

应该说，这四辑文章在选材和主题的确立上是颇有匠心的，它把人生中的一些精华成分都采制进去了。在阿明看来，四季的转换

和人的一生有着一种非线性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物质形式上是有序的，在象征意蕴上是互动的。所以阿明在文章里说“最后一个夏日是少年口袋里唯一的入场券，绝不能随便送人”；说“那些属于春天的花朵只能在春天里烂漫，那些属于夏天的作物只能在夏天里茁壮成长，而下一站是秋季”；说“冬天是兰花站在黄土高坡上唱出的信天游”。阿明就是用这样诗意和哲理的形式告诉我们，行吟四季其实就是行吟人生。我认为这样的行吟不仅仅需要一种豁达，还需要一种灵气。

青春是人生的华彩乐段。感受青春和思考青春是“拥抱青春”一辑里的主要成份。阿明笔下的青春历程是一趟一直在行进的列车，他自己是当然的乘客，我们也是。在这段有着“无数陌生站台和无数流彩面容”的路途中，他“支付着年华，收获着夹杂世故的成熟”，他“培植着信念，收获着渗兑伤感的喜悦”，他“播种着真诚，收获着姗姗来迟的爱情”。他的故事有许多也可能是我们的故事，只不过他体验得比我们深些。读读他对于青春的反思，是件颇有意义的事。

“回望家园”是最写实的一辑，也是最体现阿明多种写作手法的一辑。阿明用“回望”来界定现实家园和精神家园之间的区别，但他越想界定，两者之间的区别就越模糊，到最后，连他自己也无法分清。于是，他的家园便成了我们可以感知却无法触及的真实存在，我认为这种真实是文学的真实。基于情感真实之上的文学真实应该是最动人的真实。在这样的家园里，阿明给了我们看散戏的轻松和吃红柿的快乐滋味，同时也给了我们关于飞鸟旅途、逍遥家园的凝重思考。

当然，最凝重的思考是对于生命的思考。阿明用心谛听着生命，谛听着茫茫时空里稍纵即逝的声音。在这个已淡化了英雄崇拜的年代，阿明用近乎崇拜的语气讴歌了一些他所崇拜的精神，也扼

腕叹息着一些历史的悲剧，在崇拜和叹息间，他所理解的生命含义透发在有名或无名的历史人物身上；有时，阿明自己也会迫不及待地走出来，讲一段自己的往事和这些往事带给他的关于生命的感悟。“谛听生命”是很累的事，但阿明肯定认为这样累值得。

散文是得于天籁所抒发的自然真情的总和。散文可以如黄河之水那样大气磅礴，更可以似小桥流水那样细腻雅致。阿明是崇尚大气的，但他自己也认为他写细腻的文章见长一些。这种细腻是远离散文中常见的自然主义的细腻，是对平淡生活中真善美部分认同方式的细腻，是一个总觉得世界很美好的青年人情感上的细腻。

阿明的散文观同那些喜欢把散文与现实生活对号入座的人有些许不同。当许多人仍囿于写几句景、引一段话、然后道出并不是自己的所谓体会之类的三段式写作方式时，二十刚出头的阿明已在实践如何把散文写得更接近文学更贴近心灵的真实，八十年代中期的一组《夏天履历》无疑是这种实践的例证，其中的《蓝夜》更是获得了各方面的好评。阿明认为，创作类散文也可虚构，不管是局部虚构还是整体虚构，只要表现的是真实情感。因为既然散文是文学的一个分支，它理所当然可以用“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学真实原则来解释，何必事事时时都拘泥于一些细枝末节里。鉴于此，阿明在题材取舍和时空置换方面很能放开手脚，他可以把一分钟里的事写得很长，也可以把相隔许多年的事或相距数千里的人一笔带过，这些，我们可从《凝血杜鹃》和《夏季在望》等篇章里得到印证。

当然，这并不是说阿明的散文都是虚构的，相反，他文章中体现出来的生活和情感是真实可信的。他的虚构手法，仅仅运用于时空的压缩和合理性的强化。阿明是非常强调生活合理性和情感合理性的作家，只不过他在体现这种强调时，用了比较含蓄的手法，

读《雪鸽纷扬的日子》便能体会到这样的含蓄技巧。阿明宁可舍弃许多真实发生着却缺乏典型性和必然性的素材,去选择或设计一个寻常时候看似不合理却在特定环境里显得符合情感逻辑的素材。时空压缩手法又从另一个方面强化了生活和情感的合理性。略带自传性质的《青春列车》是个相当写实的作品,但中间也并不排除虚构。阿明认为,把好些人的感受或经历有序地安到一个人身上,只会强化真实而不会削弱真实,只有用非文学眼光去看的人,才会拘泥于非文学的个例真实。

熟悉阿明的人都知道,阿明原先是写诗的,他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名人的佳句,无论是古诗词还是当代诗人的作品。唐诗宋词元曲和当代名作的意象运造、节奏把握和字句的提炼等对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所以阿明的诗有很好的语感。从篇目数计,他的散文至今恐怕还比不上诗歌多。

无疑,一些写诗的技巧和诗所固有的其他写作特点已部分地反映在阿明的散文里,好在阿明相信文无定法。于是,读阿明的好些散文,便似乎是在读不分行的现代诗,这种感觉在“行吟四季”辑和“拥抱青春”一辑的部分文章中尤能得到印证。

值得一提的是,阿明散文中的意象总很美丽,美丽得诱人。不说内文,看看标题就能说明一些问题,比如《永远的帆影》,比如《雪鸽纷扬的日子》,比如《春阳下的笑意》,比如《凝血杜鹃》,比如《驻足童年》,比如《尘封的祝福》,等等。阿明在运造这些意象时,总会选择寻常的物象而非怪异的物象,用比较平常的词汇而非生涩的词汇,给人以物象的整体感和意绪的延续感。至于阿明在其中的创意,就在于把所选择的普通物象巧妙地用较为普通的词汇表达出来,在这种表达中组合成一种能体现自己独特创作意图又合乎生活逻辑、情感逻辑的意象,让读者从中感受到可以用想象触摸到的

语言的美、生活的美、情感的美。

与而今那些时不时转换意象、把意象搞得凌乱不堪而让人不知所云的文章相比，阿明的文章是清澈的，但不单纯。不单纯体现在许多方面，但有一条恐怕是主要的，那就是阿明文章中所呈现的他对于平淡生活的不平淡思考和感悟。他说，“生命的存在，总有着比辉煌的太阳更不朽的理由”；他说，“对一座城市的怀念其实是对一个人的怀念”；他说，“眼镜里的人生是矫正过的人生，而眼睛里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他说，“接近黎明是接近一种不期而遇的突兀心境。接近黎明并不是接近一种结局，黎明是重新开始的区域。”……

赋予寻常生活中的寻常客体以不寻常的意义，正是作家必须掌握的非物质力量。阿明在运用这种力量时显得中气十足，游刃有余。当年大学毕业前的那个梅雨季节，阿明应约写一篇关于毕业的应景文章，阿明真当一回事地认真写了。结果，当那个系的毕业晚会上有人朗诵这篇文章中的一些段落时，许多观众竟流了泪。两年后，这篇题为《穿越雨季》的文章还占据在大学铅印杂志的头题位置上。我想，在对别人的东西都评得一文不值的大学生当中，能得到认可的文章至少有某个方面是成功的。我依然记得那篇文章中关于所面临的夏天和离别的文字：

属于南方的风，又一次如期而至，轻轻拂过
季节边缘，把我们带向纵深，带向我们多梦时节
的最后一道门扉。

夏天终究要到来的。就象我们必然会长大
而长大了有许多事再也做不到一样，就象人必
然要成熟而成熟了就得学会与生活扳手腕一
样，就象梦境必然是记忆的点饰而记忆又只能
属于历史一样，就象你美好的祝愿必然要感动

于我而祝愿并不等于生存现实一样，夏天终究要到来的。……

许多个日子以后，当你在属于你的一方天空下为生计忙碌之时，你还会想起那蜂窝般我们蜗居过四年的红房子么？你还会想起星子般遍布各方的伙伴么？

当然，这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在许多无可奈何的必然面前，请快乐些，为了我们已经拥有的往昔，为了我们所互赠的信念和爱，为了相信我们自己被许多规范埋葬了的机遇和努力，就这么快乐下去！

阿明笔下的夏天竟然与许些人生感受联结在一起，排比形式则强化了某种必然性。起初我觉得这样的联结很突兀，但听着听着竟又觉得很贴切。由此我觉得理性的东西与抒情或其他非议论表达方式并没有矛盾，至少在阿明的散文中，理性的光辉闪烁在平平淡淡的叙述和描写、抒情之中，让人无法从纯语言文字的角度去区分一个句子究竟是陈述型还是抒情型、描写型的。于是，各种表达方式的融合和贯通，也成了阿明散文在语言上的特色。

中国语言文字是很成熟的语言文字，词汇量大，同义近义词多，语法修辞很严谨也很完整。我在前文中已提到过，阿明散文所用的物象和文字并不生涩怪僻，所表达的理念和情感也不算太特别，阿明散文之所以吸引人感动人的一个重要特色还在于他的语言文字，在于他语言文字所构筑的主观世界的美丽和丰沃。

许多人认为阿明擅长于抒情，实际上阿明最擅长的还是叙述，只不过他对叙述手法作了适合自己表述的改造。许多带有抒情或议论功能的句子，阿明是用陈述方式来完成的。从陈述出发，阿明把各种表达方式和修辞手段揉合起来，使叙述句有议论或抒情功

能,使抒情句有描写功能,从而产生出词汇本身意义之外的意义。这很象电影的蒙太奇手段。阿明的叙述经常与描写融在一起,所以描述类句子较多;阿明的抒情一般都很精巧地嵌在叙述之中,所以产生了抒写类句子;阿明的议论往往跟在描述或抒写之后,以借代、比喻和象征的委婉形式体现出来,从而使议论不再显得空泛、苍白、缺少美感。

记得毕业后不久,阿明就张罗着出一本散文集,后来大概因出版计划变更而搁浅了。那时阿明已是个新闻工作者,我曾开玩笑似地对他说:别写散文了,出几条新闻稿足以混饭吃了。阿明说:写作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生存需求。只要有合适的题材,我什么都想写一点。

确实,阿明尝试着写过不少体裁的文字。诗歌散文小说之类的文学作品,他自然写了不少,大都发表了,且获了不少奖;当人们对美学的一些观点争论不休时,他也凑热闹地去研究了一会,并写论文大谈审美情感是审美意识的中心;当一些德育研究专家与大学生座谈时,他大侃了一通关于文化断裂带上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并把观点整理成文,着实在一些专业报刊杂志上闹腾了一番;阿明对影视艺术很热衷,写过不少影视评论,不仅在省里获过奖,而且问鼎过全国的影评奖;他的报告文学入选过“三联书店”及上海、浙江两地文学出版社编辑的各种集子里;最有趣的是,数年前他心血来潮写了个歌词,被人一级一级地往上送,直到拿了个全国奖他才知晓自己的作品在参评,于是便感慨“无心插柳”一词的精辟。

当然,阿明写得最多的是新闻类作品。他起先是从事广播电视新闻的,后来改做报纸工作,十多年间几乎年年都出好作品,数十项新闻奖中,有省市级的,也有全国性一二等奖,他的论文还入编过《中国新闻年鉴》。说实在,在一个小城市搞新闻很累,要拿个奖

更难，但阿明似乎很轻松，这是一种胸有成竹的轻松，让人佩服。照例说，阿明如今该出个新闻集子才对，近百万字中挑出二十万字并不是太复杂的事，况且这对评高一级的职称有利，但阿明依然念念不忘他的散文集。阿明就这样执着。或许，在这种似乎不合时宜的执着里，有着阿明最真实的东西。

我和阿明曾在夏天的东海上航行过。天色微亮之时，我醒来却未见阿明睡在铺上，便出舱找寻。阿明正直直地站在船尾的甲板上，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眼睛盯着东方。他说，淡紫的岛影背后，会有一轮朝阳喷薄而出。感受这样的日出与感受生命中的辉煌有着相似的审美意义。鸥声在他四周此起彼伏，略带凉意的浪花飞溅在他的脚下。他就那么长久地站着，出神入化似的。直到第一束阳光照到他的脸上，他才如释重负地舒展着臂膀，大声唱起了歌。

这是我们二十挂零时候的事了。我至今仍能想见阿明在晨光里满脸专注和执着的神情。我相信阿明也记着这样的往事，要不，便不可能有《走在季节边缘》一书和我关于阿明其人其文的这么一些话题。阿明说过，我们在往事和未来之间生活着，在来来往往的梦想和稍纵即逝的追寻之间生活着，因为有了往事及梦想，现实和未来才显得更有意义。

一九九九年秋于禾城